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家庭金套装
X 小主人珍藏版
Xiao zhuren
ZHENCANGBAN

童年/我的大学

〔前苏联〕高尔基



前言

高尔基·马克西姆(1868—1936)是俄罗斯作家,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者,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生于诺夫戈罗德城的一个木工家庭,四岁丧父,在外祖父母家渡过童年。念过二年小学,11岁独立谋生,当过学徒,面包师,搬运工,饭馆跑堂等。1884年来到喀山,想进大学未成,流落在贫民和知识分子间,参加具有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的秘密小组,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进行秘密宣传活动,参加第比利斯工人革命组织。1889年10月被捕,获释后一直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1892年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发表,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898年两卷集《随笔与短篇小说》问世,从此驰名欧洲文坛。19世纪90年代他的创作处于摸索阶段,早期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并有。现实主义作品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关于流浪汉生活的作品如《切尔卡什》、《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等,它们描绘了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他们愤怒情绪。还有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品是揭露资产阶级,抨击市侩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1892),通过自由与爱情的主题,号召人们起来砸碎枷锁,争做自由人;《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塑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一个无私无畏的英雄形象;《鹰之歌》(1896)通过两个对立典

型鹰和蛇，讴歌渴望战斗的形象，鞭笞自私落后的市侩者。《海燕之歌》（1901）是一篇战斗号召的散文，它通过海燕形象，预示革命即将来临，鼓舞人们去迎接战斗的节日。高尔基的最早的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刻画了各类资产阶级人物，尤其通过资产阶级两代人的形象揭示这个阶段在俄国发展中的历史命运。《三人》（1900）描写出身社会底层青年的不同生活道路，否定了追逐私利和逃避斗争的道路。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前夜，高尔基转向戏剧创作，从1901年至1905年间创作了《小市民》（1901）通过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塑造了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工人形象；《底层》（1902）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悲惨境况，控诉沙皇专制，揭露伪人道主义。高尔基还写了一组有关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不同表现的剧本《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1905年高尔基加入社会民主党，与列宁第一次会晤，写了一系列的政论文；1906年高尔基离俄赴美，宣传俄国革命，为党筹划经费。同年秋前赴意大利。1906年他写出剧本《敌人》和著名小说《母亲》。《敌人》反映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母亲》则塑造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1908年创作了具有造神论错误观点的中篇小说《忏悔》。《夏天》（1909）写农村中的社会矛盾，描写被革命唤醒的青年一代的成长；剧本《最后一代》（1908）和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揭露沙皇统治的腐朽和虚弱；《奥古洛夫镇》（1909）和《马特维·阿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小说刻画了小市民保守、落后和动摇的心理特征，揭示小市民习气是种消极的社会土壤；在后一部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新生一代正冲破小市民习气，健康成长。这时期最主要作品是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913—1916）、《在人间》

(1913—1916) 和《我的大学》(1922—1923)。三部曲描写了作家如何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攀上文化高峰的历程,及时地反映了俄国劳动者在黑暗中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艰难曲折道路。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火热的革命现实,1913年归国又生活在旧知识分子之间,一度思想跟不上形势,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生了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总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组文章上。由于肺癌复发,1922年又出国疗养,1928年回国。他在组织、团结文学队伍、培养青年作家、反对文学界的宗派情绪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比如组织苏联作家协会,主持召开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除外还担负了繁重的编辑和出版工作。1924年—1925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在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社会背景上,描写了三代人对生活、人生、事业的不同态度,揭示资产阶级道德的衰落。1925年起花了近10年时间完成具有史诗特点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小说描写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40年的变迁,描绘了那段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轨迹。小说主人公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小说撕下了他“超党派”的独立、自由的伪装。小说虽然以描写反面人物为主,但贯穿始终的是人民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的画面。30年代初,高尔基还以戏剧形式反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如《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1935年还改写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倡导者,他这方面思想观点主要表现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苏联的文学》、《论剧本》等论文里。

《童年》(1913)、《在人间》(1915)和《我的大学》(1923)是自传体小说,是作家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童年》描

写阿历克塞在外祖母家的生活，《我的大学》描写阿历克塞在喀山时的生活和活动。作品正是通过阿历克塞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阶段的经历，描绘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一个侧面。应该指出阿历克塞的苦难历程和思想变化过程反映了俄国下层工农的觉醒过程。阿历克塞成长过程作为从工农阶层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们往往经过痛苦生活的磨炼，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真理，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奋发学习，总之劳苦大众生活实践的锻炼，先进思想教育或武装，加上本人努力是下层先进知识分子成长必由之路。因而，高尔基三部曲具有巨大认识价值。

三部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主要体现在阿历克塞的形象塑造上，阿历克塞的坚韧、勤劳、善良、友爱以及他视恶如仇的爱憎分明情感和追求真理的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都是革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某种意义上说，阿历克塞形象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典型，他的成长就是反映了俄国这类典型人物的成长。其他的形象如外祖母阿库琳娜，她善良、勤劳、耐苦、奉献、柔弱又刚毅，是俄罗斯善良劳动妇女的典型性格。

三部曲有着深厚且广泛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小说描写的生活具有一定厚度和真实性。社会底层中的小市民生活情状，流浪儿的生存状态，伏尔加河上船夫生活，以及喀山大学生生活，描绘得有声有色，逼真且生动，使人们恍如处于那个特定时代的生活里，感受人们生存的艰难和向往。

1

阴暗狭小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躺在地板上。他穿着一身白色衣裳，光着脚，而手指无力地弯着。他安祥的眼睛紧紧地合住了，成了两个黑洞；龋着牙咧着嘴，好像在吓唬我。

母亲跪在他身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为父亲梳着头发。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睛里流出来。

姥姥紧紧拉着我的手，她也在哭，浑身颤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

她要将我推到父亲身边，我不愿意，我心里害怕！

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惧怕。

我不明白姥姥反复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快，和爸爸告别吧，孩子，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要死了，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

我一向信服我姥姥说的每一句话。尽管现在她穿一身黑衣服，显得脑袋和眼睛都特别的大，挺奇怪，也怪好玩。

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父亲看护着我，可是后来，我姥姥来了，她来照顾我了。

“你是哪里的呀？”

我问道。

“尼日尼，坐船，不能走，水面上是没法走的，小鬼！”

她回答。

在水上不能走！坐船！啊，真是太可笑了，真有意思！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顺着楼梯，可以滑下去，如果摔倒了，就会头向下栽下去。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十分熟悉，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上来的人。

“我为什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她笑着说道。

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即离开这儿。

因为我在这里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的哭号让我心神不定，她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她一向是严厉的。

母亲人高马大，骨头坚硬，手劲儿特大，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衣服歪斜凌乱，乱七八糟地；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个亮亮的大帽子，现在都垂在赤裸的肩上，她跪在那儿，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

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泪水不住地流。

门外头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好啦，快点收拾吧！”

警察不耐烦地吼道。

窗户用黑披肩挡着，来了一阵风，披肩给吹了起来，抖抖

有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着玩着，忽然天上一阵雷响，吓得我大叫。

父亲哈哈地笑起来，用膝盖挡住我，大声说道：“别怕，没事儿！”

想到这儿，我忽然看见母亲正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却没站稳，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在了地板上。

她双目紧闭，面孔铁青，也如父亲似地把嘴一咧：“滚出去，阿列克塞！关上门。”

姥姥一下子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地叫着，把牙咬得山响。

姥姥看着她在地上爬着，听着她快乐地说道：“噢，圣母保佑！”

“以圣父圣子的名义，瓦留莎，要挺住！”

真是太可怕了！

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来回碰着他，但他一动不动，似乎还在笑！

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老半天，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但是都又倒下了；姥姥则像一个黑皮球，随着母亲滚来滚去。

忽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我主，是个男孩！”

点上了蜡烛。

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或许是我在角落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我记忆中可以连上去的其他的印象，是在坟场上荒凉的一角。

下着雨，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将父亲的棺材

放进墓坑里。

坑里都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坟边的，有我，姥姥，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

雨点不停地打在大伙儿的身上。

“埋吧，埋吧！”

警察下了命令道。

姥姥又哭了起来，用一角头巾掩着鼻子。

乡下人立即弯下腰，往坑里填土。

土打在水里，哗哗直响；那两只青蛙打棺材盖上跳了下来，沿着坑壁往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埋了下去。

“走吧，阿列克塞！”

姥姥拍拍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愿走。

“唉，真是的，我的上帝！”

我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坟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刮起风来，雨被刮走了。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

姥姥领着我，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走向远处的教堂。

“你为什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的围墙的时候，她说。

“我没想哭。”

“噢，不想，那就算了，其实不哭也好！”

我极少哭，哭只是因为受了气，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我只要一哭，父亲就会笑话我，而母亲则会严厉地斥责我道：

“不许哭！”

我们乘着一辆小马车，行驶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阔，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会出来吗？”

“大概出不来了，可你知道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儿！”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经常地念叨上帝。

几天以后，姥姥、母亲与我一同上了一艘轮船。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裹着白布，外头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放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小小的窗户往外望，泛着泡沫的浊水往后退着，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敲在窗户上。

我本能地跳起来。

“噢，不用怕！”

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将我抱了起来，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水面上雾茫茫的，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立刻就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了。

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双手枕在脑后，靠船立着，一动也不动。

她脸色铁青，双唇紧闭，一声不吭。

她成了另外的人，连衣服都变了，我感觉得她越来越陌生。

姥姥经常对她说：“瓦莉娅，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不好？”

母亲仿佛没听见，还是一动不动。

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但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许多，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

她似乎是有怕母亲，这使我和姥姥感觉上更亲近了。

“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

母亲忽然愤怒地叫道。

什么？萨拉多夫？水手？真奇怪。

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衣服，手里拿着个木匣子。

姥姥接过木匣，将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

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可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小小的舱门。

她有些不知所措。

“瞧瞧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抢过棺材，她们俩走了。

我还在船舱里，打量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不是？”

“你是哪个？”

“我是个水手。”

“那萨拉多夫呢？”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头就是！”

窗外的雾气里时而显现出移动着黑土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片儿。

“姥姥呢？”

“去埋你那小弟弟去了。”

“埋在地下吗？”

“不埋在地下又埋在哪儿？”

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进去了两只青蛙的事。他把我抱起来，亲了亲。

“啊，小孩子，有的事你还不懂！”

“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

汽笛呜呜地响着。

我知道这是船在叫，因此并不害怕。那个水手赶紧把我放下，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得快，得快！”

我不由地也跟着他跑了起来。

门外，晦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楼梯上镶的铜片反着光。

朝上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来回走动。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该下了。

可当我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这是谁的孩子啊？”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人们摸着我、拍着我，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把我抱起来说：“噢，他是打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将我送回到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着我：

“再乱跑我要打你了！”

我呆呆坐着。

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慢慢安静下来，轮船也不响了，更停止了打颤。

舱里的窗户外头立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黑乎乎的，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么永远地被扔在了船上？

我去开门，打不开，铜门把手根本无法开动。

我抓起装牛奶的瓶子，拚命往门把手砸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沿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

我非常沮丧，趴在包袱上，悄悄地哭了起来。最后，我含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的噗噗的颤动将我惊醒，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像是小太阳。

姥姥坐在我身旁，皱着眉头梳着头，她不停地自言自语。

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密地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一直耷拉到地上。

她用一只手将头发从地上抓起来，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

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黑眼睛气愤地盯着前面的头发；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小，显得十分可笑。她今天不怎么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时，她的语气还像昨天一样的温柔：“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不停的梳这该死的头发！”

“年青时，这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可现在我想诅咒它了！”

“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着呢，太阳才刚出来！”

“我睡不着了！”

“好，睡不着就不睡了，”她立即就同意了，一面编着辫子，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睡着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活像块木头“好了，你说说，昨天你为什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小声告诉我！”

她说得温和甜蜜，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我也听清了每个字。

她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珠亮亮的，闪出一种难于言喻的快乐，她牙齿雪白，面孔虽然有点黑，可依然显得很年青。

最煞风景的大约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红鼻头了。

她一下子自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带进了光明，还为我周

围的东西披上了美丽的光环！

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是最了解我的人，我与她最相知！

她无私的爱引导着我，使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

40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这样缓慢地前进着。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初那美好的日子。天气转晴，我和姥姥一整天在甲板上坐着。

伏尔加河静静的流淌着，秋高气爽，天空清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

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慢慢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

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好像只土鳖。

船移景走，两岸的景致时刻都发生着变化，城市、乡村、山川、大地，还有飘在水面上的那些金黄的树叶。

“啊，这好美啊！”

姥姥容光焕发，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她偶尔停住，立在那儿，看着河岸发呆，她双手交叉放在前胸，面带微笑，眼含泪水。

我拉了拉她的黑裙子。

“噢，我大概睡着了！”她一惊。

“你为什么哭呢？”

“亲爱的宝贝，我哭是因为我太快活了！”

“我老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活了60个年头了！”

她闻闻鼻烟，开始对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还有圣人贤士。

她的声音非常小，脸紧紧贴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让人兴奋的力量。

她讲得流畅自然，非常动听，每次她讲完了，我都会说：“再讲一个！”

“好，好，就再讲一个！”

“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炉灶里，面条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脚心，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唤：“哎哟，疼啊，我受不了啦，小老鼠！””

讲着，姥姥抬起一只脚，摆动着，装着非常痛苦，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爷。

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男人。

他们夸奖姥姥讲得好，都要求：“再讲一个，老太太！”

还说：

“走，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餐桌上，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给我吃西瓜，还有香瓜。

不过，这一切都是背着人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个，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抢过水果来扔到河里去的。

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上面钉着铜扣子，整天喝得醉熏熏的，人人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上甲板上来，她一直躲着我们。

母亲身材高大而挺拔，面孔铁青，辫子粗又长，盘在头顶上，像王冠似的。

她永远沉默，好似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她那一双和姥姥一模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好像永远在自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打量着人世。

她曾经讽刺地说：

“妈妈，别人可都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只管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的头脑中还清楚地记得，姥姥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她兴奋地拉着我来到船舷边，大声地说：

“你瞧瞧，啊，多美呀！”

“那就是尼日尼，天哪，就像神仙住的地方！”

“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天空中飞翔！”

她兴奋地快流出泪来，劝说着我母亲：

“瓦留莎，你快来看看啊？”

“你大概把这地方忘了吧，快看看呀，你会高兴的！”

母亲很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停泊在了河中央。

河上挤满了船只，成百根桅杆伸向天空。

一只挤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打船上搭好梯子，爬到了轮船上。

有一个矮胖的老头儿走在最前头，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胡子是金黄色的，鼻子是勾着的，眼睛是绿色的。

“爸爸！”

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叫一声，扑向了他的怀里。

他抱住母亲，亲吻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叫着：

“噢，傻孩子，你怎么啦？”

“唉，你们这些人啊！”

于此同时，姥姥则仿佛是个转起来的陀螺，一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

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

“噢，快快，这是米哈洛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个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而表姐叫卡杰琳娜！”

“咱们全是一家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多？”

姥爷问姥姥道：

“身子怎么样，我的老妈妈？”

“他们互相吻了三下。

姥爷将我从人堆中带了出來：

“你是什么人啊？”

“我打阿斯特拉罕上来，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噢，天啊，他说的是什么呢！”姥爷问我母亲，没等我回答，就一下推开了我：

“啊，看看，颧骨和他父亲长的一模一样！好了，下船吧！”

下了船，顺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路的两侧长满了野草。

姥爷同我母亲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个儿头很小，刚好到母亲的肩膀，他走得很快，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着似的，俯着看她的父亲。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雅可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打着细小的卷儿。

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穿得十分鲜艳；6个孩子走在最后面，默不作声。

跟我在一起走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

舅妈脸色苍白，绿眼睛、大肚子，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常常停下来歇着，喘着气：

“哎哟，我可是走不动了！”

“唉，他们干嘛也让你来啊？真蠢！”姥姥骂道。

走在这群人之中，我感到十分孤独，觉得自己是个陌生